

(公芥)

口舊聞未完

(腦補)

的進不進，而他老人家的懷抱，多少灼然與人共見的了。
 遺棄（丙寅五月鑄於中央公園）
 哥馬身。（劉言史）任有風流無羈藉，
 春（盧士衡）
 夫遊。昔時曾向五陵人遊。（韋草）暗
 聲年華似水流
 孫酒醒魂斷處
 澄（徐鉉）落梅橋
 清曲中怨（張
 疾）
 之亦舉決表一不願爭台
 中央亦以一時尚找不出相
 當繼宋員。動不如
 靜故仍請宋員繼任下。去
 近日財部長易人，已長，
 不多聞。將來行政長官，倘
 屬諸諸陳氏，則宋位
 置更可無慮。因謂宋交昭
 夙甚厚也。

既照特價再打九折
已是難遇的便宜機會
再有名貴贈品可得
豈非更覺便宜之至

本館前次發售特價書籍讀者極爲歡迎刻有學界諸君因前次適在暑假期內不獲享此權利來函要求繼續舉行特自即日起第二次發售特價既享特價權利再有贈品可得書目及贈品辦法請參閱封面廣告

優待券
凡持此券向本館購買各書（書目見封面廣告）照特價再打九折
金鋼鑽報館贈
期限即日起至十月三十日止

麻文字，去捧任何那一界中的，
編者按、陸麗娟除外，可是如今

本報的朱大可先生，誰也知道他是（一個人）就有一塊白，掉白，這上有人

雨 雨 樓

煙雨樓臺落葉迴遊人盡唱棹歌待客驚
一去無爲處惟有荷花紅滿池

落帆亭

觀荷小憩水亭中極目田田白雨紅忽忽
清香襲衣袂看綠波坐秋風

一位海上極有名的文學家兼書法家 先生，始知道一位就是他的令郎小
弟，滿諸大可

他的作品，久已傳播藝林，也無庸 可世兄今年纔九歲，臉兒
在下來介紹了，在下向來不願意撰 生得和十年前的大可先生一樣漂亮

是誰，原來就是 那位朱大可先生
的令郎朱小可世
兄啊，在下此番
游南湖，在大可
先生家中看見一
位眉清目秀的小
弟弟，滿諸大可

(生商春)

第四回 打鬧驚雲擾心初解后 將星替月鎗花許湛存

愛寶見黃局長不答話，便又掉轉眼光，向亭子裏四下瞧了一眼道：「我們這裏長得不過，怎麼兩家只使着，閒着這一面牆板，半個說話都彼此聽不見的呢？黃局長這才定了定神道：『是呀，你在一間壁上馬路，那聲音好似奏着七音琴般，我都聽得明一二咧。』愛寶聽總黃局長這樣胡說，一發笑只得把一張一頭發伏在黃局長身上，連氣都喘不過來，黃局長便用手摩挲那愛寶的一縷粉髮，仔細把才上的頭髮又弄乱了，愛寶這才忍了笑坐了起來，把纖手在牆板上擱了一下道：『黃老爺你許不許再說笑話了，把人家肚腸都給你弄壞了呢？』黃局長道：『你說揀了肚腸，我却不信。』愛寶一臉：『你這句話』」

究竟聽不聽說書便用，你說揀愛寶的一件軟緞夾衫的衣角，愛寶忙用手擰扭道：『你說你不算重，怎麼又動手起來了呢？給我好好的躺着罷，讓我唱一支曲子給你聽罷，說能比那些那胡琴來，拉彈了工尺，期待美唱時』

(二)
(碧健)

嚴模幼失怙恃，養於舅氏。經正小學，強迫族中子弟入校，模年已少壯，胸冠即有遺毒，溫飽無憂，少時知居履，稱小康焉。其家卜居之案門，地爲無錫懷仁守之一村，嚴氏稱數百戶大族而後，閭閻財色巨萬異姓，村中故有義莊，追民國志，遊學長夏楚苑廬，然克意嫖戲如故，識者故知其歸其鄉里。從事社會事也，小學畢業後，遽廢鄉乃干與鄉中行政，紳士鄉里，倏然所謂名貴者矣。如是者五六、海濱有江氏者，以社會專家從設南方之游，三年來，嚴模亦從之游，三其業同窗者五六十人。

女
兒 (徐基)

蔣劉決伉儷之近影

高大，現經廣政軍聯合會
力調解，工人已允今晚
罷工。惟復工條件中，主張
最堅決者，厥惟退步主權
歸辦對齊舊，且永遠不准
其吃郵政飯、大有與劉氏
可、劉齊舊亦可謂大觸其

所以犯衆怒者即以撤除格基老收人甚謬此亦
郵票制服之故工人認到
氏此等舉動實屬親視己
人且有帝國主義傾向結
本年年底各種新水額不
金等合併計之約有七千
餘萬元可到手此款頗巨

施老班呢不是擇偶的
孟母，可不是三遷要
苦心孤詣了說到天
國民新聞、本在界路
富慶里出版，不過在
拍道俱樂部看見的了



○名
○全
○台
○天



生

做米部長的操守，米部長的專制，決不會有這種卑劣的行為。據東洋報說，高橋真非只是以法律上的懲戒不可，不過事隔多月，仍未有何種進行，想來部長也是忙得什麼五院人選了，雙十典禮等事，所以也擱起一邊了，然而也是一篇未完的文章啊。

最近幾期，我總極無聊的做一篇「翁所稱不悅意的白話」，自然像牙牙學語的小兒，東拉西扯，不能成章，倒不料數年前舍子以為聲望與外典并絕相類的簡子，看了上期的勞勞，拍案驚風的也罵為野蠻的白話！這是我，這是受前同鄉翁君監的丁，不料我說本鑽進從的歷史，先已錯誤，本鑽的發源地是北火車站升順里，後來搬到法租界家渡路，又搬到公共租界波洛湖 waterfront，然後再從波洛湖 waterfront 搬遷到南市王家碼頭，結果纔搬還不算，就是現在的前址，規模還遠不算大，却不是一盤路藍縷的時代可比。

新聞間可就正經得多，並非我們嘻嘻哈哈的可比。這一來，我的文章，根本就 couldn't stand，適用說好嗎？我倒想起來了，有句俗語，叫三個銅銀的糖，不能贊，一贊就乾，我便承認是三個銅銀的糖，一贊就乾的之乃

郵局之郵務工會以局中對於郵務生員待遇，遂于二日起，突又宣佈罷工，交通路以此為政關係重大，未可聽其長此停頓，因呈請該處分派特派員至各分局嚴行制止，得電府諸委員洽談，以為此係大好消息，紛電郵務及通運兩局，以為此係大有損害，因皆屏棄不刊，因此何工云云也，又罷工之第二日，與郵務工會，曾送兩通告廣告至各大報刊載，各大報刊登，故一律拒絕，其翌日，管理局又復另刊工會復達，四出通知，匆忙之間，漏去時勢，派代表，前往交涉，而報界工會又復隨時時，倍之款銀作損失，幸金鐘白君長于辭令，交，刊「四行」之本報特事，略謂昨報載上海郵促、未及與報界工會接洽，用特聲明，并對之作為了事也。

口郵務罷工中之個通令

過不問、要求改革，未得結果。而郵政局對政府機關之舉動，與郵政局飛快施行，通訊社及駐事記者社，然各報館以此項消息，于外界供未能悉此通令中之究竟，對於地址地位之郵務管理局處前則得報界工會之通告，不得送追告廣告南則往報館，報界當局隨低依照廣告刊收二十元，及刊出，工方面即連當局隨低依照廣告刊收二十元，惟於次日報紙之封面，郵務管理局廣告一則，因時間短促，郵務工會表示歡忱云云，即此

花叢記事

最近伎家，往往有以一家而分支數者，如鳳凰旁枝曰龍親，狎客固可大嚼，其正德皇帝之輩，平調也，本節度處州，有旁枝曰陸麗卿、麗明，即將軍王主，同時少四輩者，麗卿則繼襲陸姓，歷月方圓也，其芳果即與將軍比屋而居，局票與諸客條亦並列南人之名，樹樹雖殊，尚通力合作也，麗卿說以夢花老七而無其肥顏，襟堂閣主與香少聞之，咸為之惻愴也。

王英某以所愛麗生慘死一案，有聲於時，狎客愛麗及烏，麗較亦以名伎因之矣，王英某以燕樂呼寄客，六七年前曾見其於延次燕樂呼寄客，因如初稱爲黃、嬋人心魄也，曾幾何時，

白

雲如游塵掛山屏十二掛屏峰
簇簇鋒棱臨萬仞詭絕陰森天

雨濤連枝，光速鑠鑠，驚鷗愁濕，沾義輪休，近炎威終古，空瞰圖畫展，舊湖山，驚心初見，仙塔影，幾惟伯乾坤矣，氣盡色相全消，柔艷巫峽荒荒，霜雪月冷，夢斷春風，面游蹤，何許飛車天末，會館（游車懸於電線掠空而行）

（通阻滯，非若城市之手一指）


一昨曉，臥裏客於其牀，見有二小鬟，宛然依人，固不殊七八年前之小玉英也，特不知玉英邇來作摩生，此中五年爲一世，誠令人感盛海之滄桑耳。

民和里有大楊戶主人，昵名曰野人者，以其餘屋賃一伎流，此妓流者，畫得恩客報效四百金，而獨樹一幟者，也不謂此客忽反汗，四百金竟不可得，已租之僕僕，悉爲華中細軟，以還

亂紀舊惡止恐長知句

玉霜於昨日痘漏之訊、海上梨園、頃

紅拂行八變陣有如活水，誠不愧為風塵中識人之巨眼、同文悲庵、昇
 菴力，昨以小兒見惠，劇刊之報端，戲詢悲庵亦會一領略此巨眼否，
 通得其哀，悲庵且力白舉非幕中人，然則大小眼將軍之說，或亦得諸傳
 聞，未可盡以通盤耳，聞早至此，聊筆一笑，



紅腔不程之
 聲中，民
 老佛紅
 八老和里
 者亦名紅
 佛、則賊
 巧不可階

更新舞台夢遊廣寒
（推舉）是新劇美術色彩
仙景真變人化
間無交窮
儼神月妙
官機香區
隨事勝

